

八

編

類

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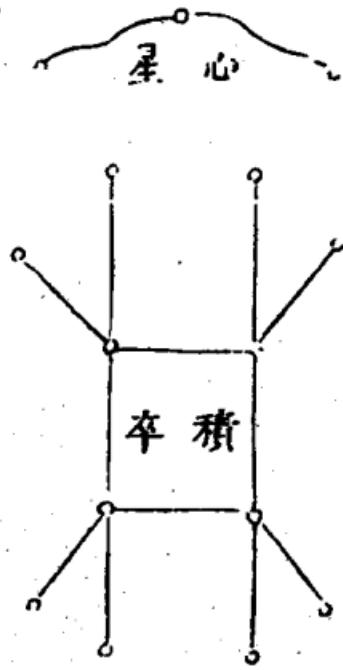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三

圖書編

六曹類

兵曹

積卒二十二星之圖



積卒星微小明潤

則國安兵閑盛赤

芒角則兵大起客

星守之則兵有變

積卒之衆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爲
內外二重，外圓以八八管也，內握以四，中壘也。合內
外而爲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爲左在前
後四獸之局，向於前者，前拒之爲鳥陣也；向於後者，
後拒之爲蛇陣也；向於左者，左角之爲龍陣也；向於右
者，右角之爲鷹陣也。又外體圓，天陣布也；內體方，地
陣布也。外四偶各一，風雲起四維，東西各二，大衡居
前後也，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之四
竅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去，各

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四面如一、觸處爲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命於八正、八正取稟於四奇也。其法威備如此。宋史天文志。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南。步天歌
篇心。五營軍士之象。主衛士掃除不祥星。小爲吉。明大搖動則有兵。火起一星亡兵少出二星亡兵半出三星亡兵盡出五星守之兵起不測近臣誅彗星守之禁兵大出天子自將風雲犯之。青赤爲大臣持政欲論兵事。精卒陣記

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主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而行也。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裒荆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齊以魯，追貊以韓，於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考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成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閩玉入會，代屢矣。未嘗見師之出，唯敗績於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周兵制
卷之二

夫丘甸之法，兵皆設而不用。比閭之法，戶皆有餘而
不藉。何也？蓋有居民可任之數，用以力田治水，田獵
追胥，每同可任者十萬餘人。是也有丘甸出車之數，
每同出車百乘。徒萬人是也。有簡稽之數，苟盡簡閱
之，則民不勝其疲。故如載師之法，自十一至於二十
而三，每五分而稽其一，必十餘載而一周。其比閭之
法，則以一家而兼十家，所以統轄乎民者必十年而
一周。推此二法，即如今之設里者，計一藏九休九而
用一也。成周兵民之制

周兵制圖

		王公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千人
大國	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	三萬七千人	五百人
次國	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	二萬五千人	五百人
小國	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人	五百人
伍	五人	伍長	公司馬	下士	軍伍長三千五百人
兩	二十人	兩司馬	中士	一軍	軍兩司馬六軍共一萬五千人
卒	百人	卒長	上士	一軍卒長	一百三十人
旅	五百人	旅師	下大夫	一軍旅師	二十五人
師	二十五人	師	師中大夫	一軍師	一百五十人
軍	五百人	軍將	卿	軍卿	三十人
軍	五百人	軍	將	軍	六人

薛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
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一井之田八
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
家之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
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
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
之七家相更已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
遍焉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
士徒如彼其少蓋古今之於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

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地如魯成作丘甲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十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常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晉書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鵩鶡之陣見於其書及至

管仲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離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爲行行百爲陣行陣皆徹無有隱敵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而兵

衛即衛則皆統於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於太宰則
內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無所決擇曰九兵皆宿
衛也廂賚之廂士何以掌於司馬司隸之隸何以掌
於司寇司寇猶有可諉者曰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
之兵耳若廂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爲王之親
兵乃不統於太宰而散於司馬何耶曰司馬亦聽命
於太宰耳必散於司馬者彼此之勢不可以不相掩
是故兵衛掌於宮正而王親之兵與四夷之兵則掌
於廂賚與司隸督者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爲宮
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

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南軍蓋指十二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校之軍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益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效劉屈釐發三輔近縣軍兵及長水宜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閣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都知與副都知

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惄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爲不同者漢南北軍雖隸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冢宰此所以遠過於漢也周人宿衛之制其別五而其所以爲宿衛之政令者其用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爲

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上之衛爲重兵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隸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出行而飭整驕從此宿衛之別也然環列腹心之衛則爲

尤重且急。是故稽其功績而糾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爲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裘而時其誅賞。去其淫怠與其竒表之民。不使放僻邪侈以亂宮中之政。令宮正均外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耻之風。此宿衛之政令也。其餘凡係於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帥之。内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爲兵。而不聞有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以廁迹於其間。每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

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内外相制，而內之夾階而立堂垂執劙鉞而止戈刃者，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升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殳，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未有愧於宮正宮伯之所掌也。漢猶古也，不惟南北宮隸於三分而衛尉光祿勳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即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爲之。故當

時諸呂之亂。勝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
央宮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後效亦略可觀矣。
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
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佽飛之屬及隸於光祿勳。
以爲天子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
佽見佽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
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爲五
營。南軍不復有焉。中衛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
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衛尉不聞更戍之士。於
是北軍分爲宦官所親當。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

校士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既不足以制內而
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善教焉。魏晉而降。光祿
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衛直閣帶刀。變生
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
警烽堠。凡羽衛及外府佽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
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
廢立在其手矣。及覈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
衰。然後知有宮正宮伯矣。不可以無虎賁。無司隸。有
宮正宮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可以無太宰
以兼統之。

周兵制考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乃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謂諸

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
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
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
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兵革。調發必簡。則人
不疲於征戰。周易總論

儒先之說曰：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七萬五千人居
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是故人
服習而政便。安土易事而民易使。此周人之法。所以
爲善也。夫兵不外乎民。將不出乎吏。此說是矣。惜乎
知其一而未嘗會其全也。夫使王之所以守國者。止

此六軍苟事變紛沓如天子巡狩于方岳夷狄交侵
歼光竊發王城要害之並守遠近征討之迭用將何
以爲備耶蓋鄉遂近郊二百里之地爲田六十四同
當有一百六十萬餘家以丘甸出車之法計之當爲
五十餘軍矣苟謂一家出一人而有十二軍之衆則
二百里內豈止十五萬家而已乎故以鄉而言約二
十五軍遂亦如之此猶後世之京軍以居守爲重而
不廢弛者也每都鄙各有鄉遂之兵視夫疾國之制
而在野則有井邑丘甸出軍之賦此猶後世之畿輔
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故凡有大故致

萬民於王門大喪用役凡事致野役此惟鄉遂之民有之也大事致民用之軍役旅田役大故致餘子令各守其閭由鄉遂至都鄙定法皆然也至於大司馬所握之六軍通王畿千里之內相更休而調遣之每以十分有餘而用其一觀四時教閱之旗物彌日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見矣其在王國則用之以爲會同軍旅田役喪紀其出畿外則用之以爲巡狩征討此皆公卿大夫各帥其鄉遂都鄙采地之民在後猶更番上直郡國調遣之兵故鄉遂之征止十一與十二而三用一而休九與七旬稍遠都則其

征十二用一而休四大較天子之役民近數而遠疏
故大司馬之用衆近輕而遠重豈有專以六師爲六
軍之理苟比即爲伍人人盡用歲歲無更休豈自古
制軍之法且六鄉盡用而千里則居然無事何其勞
逸不均况六軍每出則天子之近郊壘然無人胡以
居守此皆悖理之大者以此觀之則五等之國其三
軍二軍一軍皆通於四疆可以類推矣周禮治兵之法

漢南北軍圖

軍北內

衛尉兵

二萬人見

武紀建元京北十二城門

校尉屯兵

湖門並屬
光羽林營

充之材官騎以

中尉兵

東師即三輔之
兵番上以充之

軍南外

馬翊

校八

中壘北
屯騎北
步兵共
越騎南

射聲北
胡騎北
長水南
虎賁北

八校包南北軍

衛將軍

文帝置後
更名之

扶風此軍也
於宜興

都團

有材官騎士

池陽

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
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以華
州同州鳳翔爲輔宋初未遑建立至徽宗亦於畿郡
立爲四輔我朝建國江南於鳳翔屯重兵凡京師
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微然
有藩屏之意太宗自北平大正大統然而幾旬猶未
有輔郡蓋有待也按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
地遼遠非若我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襟腋
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南爲最遠請如漢唐宋
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其舊而加以新

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或真定爲輔，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渾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於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革固宗社奠安矣。自武帝用兵，增置八校。中臺屯騎射聲

越騎長水胡騎步兵騎射

募知胡人事者爲胡騎，知越人事者爲

越騎皆屬中尉而非軍始有召募之兵復恐中尉之

權太重乃於光祿勳增置羽林期門爲宿衛而與尉
尉同掌軍門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城

兵猶未遠出

高帝發中尉卒止車霸上文帝發中尉材官止軍長安或謂材力譜秦民間即

非南至北軍

至武帝則發中尉卒擊南越

元鼎元年

而京師之兵

始從遠調昭宣以來禁旅之列屯如故有警則發雖

金城去京師遠絕而羽林孤兒胡騎越騎亦從此而

遣矣

神爵元年西羌反羌林孤兒胡越騎詣金城元帝以大司馬子良等五校擊西羌

自是

而後益募外兵以從軍而更代之法浸弛

昌黎平叛

至光武一切倚重於京師之兵而

宣都遷鄧固史三
括名仇徒者從軍

郡國都尉省併矣

光武省八校作五營廂中堅屬北車中侯掌監五營爲都衛兵將四

無都試備京師

謀兵如故又罷天下輕重騎士材官樓船若邊兵

仍

而不知漢初京城

之兵亦從郡國而番上也此後所以有列屯養兵之

費

漢南北軍說

自光武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蓋自其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由建武迄於漢衰匈奴鮮卑更迭爲患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禁衛之職矣至永初安帝間募入錢穀得爲羽林虎賁縱綺營士而管衛之選亦衰延熹桓

帝聞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而京師之兵又弱矣外之土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一方盜起則羽檄被於三邊至興充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而民始不堪命矣亦何怪交趾女眞之兵之叛也逮於永建間桓靈方且令郡舉五人敎習戰事射又募爲陷陣爲積射爲義從大抵非召兵良法雖或委任段熲盡減諸寇而中平初黃巾遂作所在盜起於是置八都尉黃巾旣殄而蕭牆之禍興蓋自中世以後今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中營畏服中人陳竇以似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

遂又滅夷，何武袁紹懲其事，故欲藉外兵以懲。於是內置圍校，陽尊奄宦，外重州牧，實召邊將。董卓曰：井州牧皆兵閹宦雖除而卓患已成，義兵肆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論者乃謂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爲之有由然矣。

前漢書
兵始末

始者宿衛之士，月上而歲偏，至高宗則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始者番上宿衛，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假姻戚以充役，使宿衛之士固亦有亡匿之患矣。始者出征，多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命劉仁軌鎮洮河，而兵始困於久戍。始者戰沒行陣，則官其子孫，高宗以後

官不紀錄，又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以財免。州縣之兵，又有逃亡之患矣。逮至於元宗之時，衛士不給，府兵寡弱，是以張說募驥騎以爲長從宿衛，而番上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邊戍之制又廢。天寶以後，人主甘心邊功，調發遠戍，民益無以爲生。杜子美所謂一從十五北防河，便是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時頭白還戍邊，亦可見矣。諸史皆不志兵，惟歐陽公作新唐史，乃志史以唐兵有井田遺意也。惜乎不保其往耳。嘗觀太宗起晉陽之甲，未免於智數，開天府推刃同氣，亦未免

於詐力，天下既定，因周齊之制，置十六衛將軍內統北門百騎士營市騎，謂之北衙禁軍，外統關內天下諸府眷上宿衛者，謂之南衙衛兵。是則北衙即漢之北軍，而南衙即漢之南軍也。安得有井田鄉遂之遺意哉？蓋後周府兵講閱戰陳，皆於農隙，身租營調，一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是則周齊之兵皆受田矣。唐沿周齊有口分世業田，三衙隊正副各八十畝，諸府坊團有主掌督課農桑，是則唐兵亦受田矣。井田之制漸壞於春秋戰國，故鄉遂變而爲技擊銳士者，勢也。日分世業，既開

貿易之間、而府兵變爲彊騎者、亦勢也、况北衙禁軍、
自睿宗平韋氏之亂、左右屯營欲避征戍者、皆納資、
以隸軍、而府兵之家、不免雜從、千里畚上宿衛、名爲、
侍官、安得不逃匿而耗散乎、此府兵所以變爲彊騎、
爲藩鎮也、太宗務廣地、諸邊都護、諸道經略、大將、
總管大都督、即藩鎮之漸耳、自開元而上、北衙禁軍、
諸府衛兵、尚可枚舉、太平日久、至天寶末、府兵既壞、
而彊騎之爲禁軍者、又復單弱、元宗幸蜀、從者千人、
肅宗幸臨武、士不滿百、自是以來、調捕禁衛、又皆以、
宦者主之、此所以禁衛弱於上、藩鎮強於下也、

唐府兵圖

上府	子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同
中府	子八百人	折衝都尉	右果毅都尉	兵曹人
下府	八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別將人
坊	高祖置三百人	坊主	一	司校尉
團	五十人	校尉	神武軍	宗
隊	五十人	隊正	禁軍	代
火	十人	火長	天威軍	順宗
統	軍爲折衝都尉	神策軍	代	德宗
一	時講武無事耕耨	英武軍	代	
時	有事征戰籍藏將府	神威軍	德	
講	兵散	宗		
武	田疇將不握兵			
無	兵不凡食			

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潛亂而李成渾、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宦官則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人而擅廣土地；及朱溫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於內楊行密、錢鏗、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土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五代國擅於將，將擅於兵，卒伍所推，則爲人主，而國興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爲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

民也。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搆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騎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爲太盜，攻陷城邑，行都數百里，外率爲寇賊之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貞，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

已講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左之計及其末也夏貴
之於漢日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衆不戰自
潰於是責降効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
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於民故兵愈
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唐兵雖多
而强悍不爲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陷其膚
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
猶病癱瘓之人恣其芻豢以養臃腫之四肢脛如腰
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於殞身也今總計天下
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九萬除西北諸邊兵約

三十萬爲稍得其用。其兩京及腹裏六十萬餘徒爲費物而已。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官軍，願驅鄉兵募打手以當寇反，役民以衛兵焉。嗚呼！有兵如此不如無之而議者猶憂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弗思甚矣。愚謂令每衛縱使清勾墳補充滿舊額亦不過徒增費物。徒增耗蠹徒益禍胎。事竟何益？故愚以爲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而從事選取民壯之制，以倣寓兵於農，斯爲更化善治。

唐府兵考

宋朝沿近代養兵之法，一係名藉，非老不休，卒下

兵衣糧給與歲約五六十緡太祖朝得周代之兵一十二萬後平全蜀揀其精兵只留一百二十人則鎮南諸國之兵所留者可知矣及乾德中外之兵揀成十萬蓋要人人精銳也大宗盡有天下所添兵士不過三十餘萬真宗當全盛之世添兵至多亦不過五六萬尚慮耗費財用時命減去冗者自慶曆以來添兵數廣軍額天下至一百餘萬不問精勇但要張皇人數欲威夾秋則未能致勝欲禦盜賊則未能止奸但費財用竭天下之力神宗嘗謂輔臣曰藝祖養兵止三十萬京師十餘萬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

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觀神宗斯言。宋初兵制。未嘗不善。至於冗費不可支者。豈盡由契丹元昊哉。觀孫經緯云。兵一而已矣。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列爲三又離爲六七。別爲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蕃兵也。離爲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兵者也。給漕輶者。皆兵也。服工事者。皆兵也。繕河防者。皆兵也。典誰何者。皆兵也。衛陵寢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吁。宋朝兵制亦。

可以鑒矣。按宋沿唐重樞密院，懲藩鎮之弊，而唐末設樞密，私能奪宰相權，藩鎮之禍卒不免也。低昂之勢，相因設樞密，以弱藩鎮，藩鎮弱而邊備日弛。唐之藩鎮，兆於武德，置使十道爲都督，品在尚書上，榮源有屬，何必肆其中以逞爲制？方且不積豕牙而丸鎗度之，分封肅宗已成其勢，平盧之自立代德已遂其橫樞，密其何能爲宋並？兩府不圖飭武於外，徒置副置使置知院，置同知置簽書置直學士都兵旨檢討編修奚禦元金之烈。宋兵總敘

殿前軍指揮使副使都虞侯侍衛馬軍都捕揮使副

使都虞侯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侯捧日天
武四廂都指揮使龍衛神衛四廂指揮使蓋殿前有
捧日天武馬軍有龍衛步有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
左廂右廂廂各有三軍殿前有神威宣武號騎各上
下軍又有寧朔驍騎虎翼各三軍馬軍有馬騎武騎
步軍有廂翼左右各三軍或殿前居侍衛之下或侍
衛居殿前之上蓋侍衛起於後唐殿前起於周之顯
德國家侍衛親軍有都指揮使有副使有都虞侯殿
前亦然而下於侍衛故雖殿前都指揮亦在侍衛都
虞侯之下自王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馬軍步軍

遂分爲三、與殿前彌爲三、行馬步二軍始居殿前之下矣。捧日天武四廂屬之殿司龍衛神衛四廂屬之馬步二司謂之主四軍謂之八桺梯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是故見宰執而聲揖禮也至其後則推橫杖矣見兩制而聯騎道名至其後則又分道矣至於熙軍待遇之禮繼於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而祖宗立法又有深意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

未二
四廂兵制

宋兵制據兩朝國史以爲歷真仁英制益完密及觀

葉適馬端臨論迺大不然蓋自雍熙端拱

皆大宗以年號

後契丹橫不可制已召募日廣供餉日增而康定慶
曆皆仁宗年號間謀國日誤遂弱天下以奉百萬之兵及
兵不可用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兵顧自安於
營伍之中故王安石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
之不勝養而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肆
伍拾萬陰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則已化天下之民
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元祐乃
議罷之未幾保甲復治正兵自若而内外俱耗本末

俱弱矣大觀正和中徽宗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正法皆獎名具實亡

宋兵始末

國朝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永樂遷都於北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備四方征伐云邇年以來兵制漸更大都有曰更卒如中都河南山東班操軍是也曰繇戍如延綏寧夏入衛軍是也曰役差如遼左抽添軍是也曰召募勇敢常川操練及臨時調遣之軍是也

國朝
京衛

五軍營 大明會典云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管

京衛

操練京衛及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大寧二都司各
衛輪班馬步官軍長語云國初止有五軍營三千營
大明會典云三千營五司管寶蘇令旗長語永樂初
初始以旗寶蘇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神機營長
語云永樂中征交趾得神機大箭之法因立是營大
明會典云神機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營操演神銳
神炮神鎗火器是營與五軍三千爲三大營團營

大

營

會

典

云

景

泰

初

選

大

營

精

銳

官

軍

分

立

十

營

總

每營官軍六萬員名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成化間分
爲十二營會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效勇果勇敢勇

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五營管內
外馬步官軍三千營管內外馬隊官軍神機營管內
外步隊官軍將軍營大明會典云錦衣衛侍衛將軍
自爲一營下班之日照例操練從管領侍衛官提督
四衛營大明會典云騰驤左等四衛勇士軍人餘下
別爲一營從御馬監官提督操練其坐營等官並於
四衛指揮等官推選營官大明會典云三大營各營
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
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永樂間始兼用
內官而神機火器特命內臣監之曰監第又有掌號

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內推選團營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略如三大營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

國朝軍營

京營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爲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內城外操練永樂初分爲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肄習火器曰三千營皆爲馬隊專扈從出入官車輦寶纛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二人充提督某管總兵官景泰三年兵部尚書于謙建議立團營揀三大營中壯士團練就於三營六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即於五府

中。蒞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尚書是年團營總兵武清
侯石亨遂請故都察院改爲帥府天順元年罷團營
成化元年復立團營尋罷成化三年又復立團營
之兵名爲顯機初團營分爲十營後增爲十二營一
營以侯伯都督等官一人爲坐營官有事出征不必
揀選但撥其營出征則某營將領其士卒啟行承平
日久團營非復操練之舊又立東西宮廳名爲聽征
蓋三營變爲團營團營變爲東西廳也

祖宗微意

不欲武臣權重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間設衙
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當行政務至

於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營職不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位相侔、勇相等者、叅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賊平虜平胡征夷征虜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時酌議、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深矣。至嘉靖庚戌、罷團營、仍爲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改三千營爲神樞營、神機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戊政公侯伯一人、協理侍郎一人、五軍營副將二人、練勇叅將二人、叅將四人、遊擊將軍四人、神樞神機營各副將。

人練男叅將二人佐擊將軍六人以昌國公故宅爲戎政廳給戎政之印柳葉篆文廟紐如將軍所掛印通記京操凡大營三內分爲小營三十副將以下三十人人生一營副將用真署都督叅遊佐擊用真署都指揮或都督大抵統軍不專於一人練軍不專於一人皆有意焉

國朝京
營沿革

國家兵制初蓋視漢代云漢有南北軍衛尉主南軍中尉主北軍其後南軍增期門羽林北軍增八校旣與執金吾皆二千石說者曰分其權也我國家所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擬南軍留守等四十八衛

以衛京師擬北軍而分隸五府與八校意同有事則
將握兵兵隨將事已則兵歸於府府歸於朝卒有意
外之虞生於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已巳之變
國統幾危景泰初于肅愍公始勅議於三大營中簡
厥驍銳分爲十營還其老弱謂之老家營即於故三
營提督六人中推舉其二爲總兵而以本兵董之營
各行以都督一人有如遇警檄其營則都督以所部
出名爲頭擇

京營兵制考

本朝兵制以親軍二十一衛衛禁軍以五府四十二
衛衛京城又以錦衣一衛假任權以制親軍以衆勢

制錦衣合親軍錦衣與五府兵又適相當蓋彼此雖
維之局自周官衛尉中尉所主漢南北軍南北衛宋
殿前侍衛司皆無異而錦衣之任獨與唐元從禁軍
合其外郡邑之兵各隨地省要以爲繁簡疎密亦內
外援應之局山東河南萬全大寧輪操不三輔而意
存營營別設司馬不相密而鈐攬有事出本兵請符
定帥不開折衝府而勢張京衛與錦衣
衛相維之制

唐置十六衛左右千牛四則直侍之衛也撓武威領
金吾監門十二則警固之衛也復立元從禁軍爲北
衛而以十六衛爲南衛太宗百騎七營今制錦衣如

之。益以神武神策爲天子私人則非所以爲制矣。宋懲方鎮收天下兵權萃於輦轂有二司三衙四廂統於樞密院選諸道之勇者以備周廬其尤銳以充班直退癃憊剩員以分州郡且禁旅番更戍邊及令就糧於外。本朝兵制

抽丁者伍耗而籍兵餘之丁以爲兵也。蓋國初之爲兵也取之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有籍選、從征者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地有留戍者矣。歸附者元之故兵與諸僑僿者之兵也。舉部來歸有仍其伍號者矣。謫發則以罪人籍選拔之編戶。途不

一也。衛所之丁與州縣之丁一也。州縣之丁有庸。衛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丁之庸也有則。衛所丁之雜役也無則。政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無籍。政之大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夫不編籍。則名姓不登於版圖。自天子不得以知其數。不均徭則業產不較其盈歉。其長又烏得而差別之。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宜與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爲家。合家以爲甲。合

甲以爲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十拔其一五十拔其一百拔其一。其所以爲兵者不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二金役快手爲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爲步兵准快手以爲騎兵。其所以爲兵者不既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三年徭行之至易。今衛所之丁苦於無徭。以差則其雜役望其長者不少也。

軍籍抽
餘可議

八
卷

卷之八

八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四

圖書編

六曹

兵曹

嘉靖初楊一清疏曰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西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北狄

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於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標是爲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我武益張於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攝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襯襍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爲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

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也。及選用戰兵。求一二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爲之寒心哉。至於練兵將軍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日月。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閔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爲笑。曰。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中外皆知京軍爲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

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耶幸而其時三邊無
警假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擊調則內盜將置之不
問乎啟邊人輕視中原之心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
於後世矣失今不爲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
之法薄優恤之恩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稍
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一變所以壯國家之
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近浙西寇作
朝廷徵七省兵討之而置中外數十萬衛兵於不齒
惟議調湖廣之苗兵廣西之俍兵與夫召募山東之
銃手河南廣東之新兵而已嗚呼衛軍無用曷若去

之。昔漢之制有廩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有事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休兵則漢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閭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谷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聚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

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吳楚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皆出自禁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下自爲守也。

議遺里甲

以編氏真

武階之家嫡嗣職孽受庇。於是稱官戶。兵役之家。一補伍。餘供裝。於是稱車戶。夫置衛以衛民也。衛必資兵。於是又有旗甲。有伍隊。有司營。羣萬千百人而恒役之。是曰軍心。隸跡。於是又有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聯

萬千百人而恒主之是曰軍官軍有子以補伍餘子歸之州縣以待伍缺有所清也官有子以嗣職餘子亦歸之州縣以待職缺有所嗣也補伍嗣職者役其身而令之於衛所待清待嗣者責之供而統之以州縣今拔軍於州縣矣補伍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軍戶州縣之繇閭縣也累階於伍矣嗣職以其子也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官戶州縣之繇閭縣也一軍役伍而俟而補者五六十人焉一官嗣職而俟而嗣者百餘人焉議官戶之閭縣也則曰國家以酬功議軍戶之閭縣也則曰軍不與民同由是民繇

莫共而衛所無名之繇百出於軍之身矣夫授田而責之耕曰屯田以授民可也授軍餘亦可也今授軍餘而督課收受必以衛所官籍之以營其家不得已而訟以赴於監司可也於州縣吏亦可也今赴訟者必於衛所官籍之以逞其私古謂屯田卽役兵也故可統之將校今以役伍外之丁而必曰將校非古法矣律曰約會謂民與軍訟也故可質之衛所官今軍餘自相訟而必曰衛所官非律意矣甚至民憲軍戶之罔役也則舖夫役必與之較曰軍民各半也州縣吏憲衛所官之管家逞私也則供應廩餉之類必與

之較。曰州縣衛所各半也。夫衛以衛斯民也。其寧之
勇悍者當爲騎兵以山戰無戰則習其技擊老撫不
任者當爲步兵以城守無警則日修其陴阨伍缺而
取之州縣清解補伍者州縣清吏也。旣補則授之約
束訓練簡閱者衛所官責也。國家之酬功也。章之以
物采優之以祿給申之以世祿厚矣。而必曰其子姓
咸復焉。則前代未聞也。夫古之成邊也。丞相子皆在
遣中。其曰世世無與者。袞佐命元功也。品官封君。則
有給親丁。占佃戶。崇卑內外有差矣。今不問其功之
輕重階之崇卑子姓之賢不肖貧富衆寡悉舉而復

之非古也國家之置武階也百戶以三級千戶以五
級指揮以七八九級非佐命元功也而世世無與以
比元功不可也國家之制世祿也百戶歲不過二三
金千戶歲不過四五金指揮歲不過五六金非古諸
侯比也而世世無與以比諸侯不可也國家之酬戰
士也一級畀四金二級畀八金三級畀十金止矣今
以三級得百戶不三世優數十人以至十百千世是
無殺敵之勳而坐費守功之賞也宗人之爵自其親
王之子姓咸有遞降而顧於武臣之後不爲之規軍
官之祿往往以不賂之故卽於其躬有所褫奪而顧

於其子姓不爲之勒非所以一政體也

官軍戶說

議得營中開操之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名將分日輪操謂之分操規制已定無容議矣以合操言之總協大臣閱操既畢止調集各營奇兵羣聚射打則奇兵之外各營軍有勇怯業有生疎數有多寡益何從得而周知之也以分操言之每日平均入營分投操演不過搖旗舉砲率循故事而已甚至砲聲甫畢各營尚有較藝未畢營陣未竟者固已紛然四散莫可禁止如是操演卽日在營中亦何補於事哉三大營內先擇武藝熟閑者不拘弓箭鎗刀

牌釗火器等藝分發各營立爲教師上等者每月量
加糧六斗次等每月量加糧三斗以示優厚諸凡金
鼓之節進退之度射打之法悉與分管軍兵一一着
實講練務求精熟一可當百但有無故誤操與恃頑
不習學不用心者聽教師具稟本營將官依法細打
若各軍習學有成堪充教師者但遇各師營教師名
缺挨次頂補每年終總協巡視官將各教師逐一稽
覈若有教成全隊者給與冠帶遇把總員缺許充名
色把總教得一半者給賞銀牌花紅教之十名者姑
准附過全無教練者除重責外革去教師名糧隨伍

操備把總官管領二百五十人中軍官各領五千人
一司一哨教練有成卽當優薦聽補中軍號頭員缺
十分之五者從厚犒賞十分之三者亦准附過全無
教練者卽行住俸以責後功堠教得十分之五方與
開俸各營將領但有全營教練者加以都督僉事若
係副將加以都督同知俱准實授若止教得一半者
從厚獎賞三分之一者照常供職十分之二者重加
罰治全無教練者於祖職上降一級革回原衛永不
敘用號頭坐管則以全營論其賞罰中軍等官則視
該營將領以爲低昂此後三年之內三營補練著有

成效聽本部議請將總協大臣請勅獎諭仍加恩錄以酬其勞如無功績聽巡視科道官參論先年巡視科道官題准管中選退老弱摘牌替役而各該把總官員又復彼此通同私相盜賣朋分月糧營衛之冊兩不相對雖春秋狀牒之日將摘替之人造冊送部大段茫無足據且其未送冊之前按月支糧皆未經更正之名也管支官員將何所據以查覈之哉今後各軍告補查冊有名照常行衛該衛查覈無異隨具印結呈部本部仍行各府知會一送驗軍主事處驗發營操不必兩番三次致開騙局之門營中每遇

春秋開採之時，戎政總協大臣會同巡視科道通將各營軍士一如薊鎮過堂事例行令本營將官帶領過堂中間若有老幼卽便革退隨審有無壯丁總協大臣親筆填註另日公同面驗所報之下如果精壯照例摘牌替役備將年貌填記牌上隨查某營若干某營若干不必再候將官造冊亦不必更候歇操之時總開手本先行送部本部查冊有名卽准收補查冊無名行衛取結每年止許春秋二次不許零星更替致滋奸弊其尋常逃故軍士各該把總每月朔望開數報部行衛查補如果丁盡戶絕發冊清勾此則

勳臣應襲既未受有官爵難同見任一體通行查革體訪得出與者受者並行參治總督大臣尤宜正已澄源以端表率若有非分多占亦聽科道叅究庶清役占卽所以重補練也一諸將分委虛實營盤便是信地緊急卽行分守周遭挑窪濠塹連環兵車可高一丈如遇賊騎衝突切不可開營只用戰兵以家丁居前京軍次之俟彼開營我車兵堅壁戰兵乘隙勦之彼若結營我車兵對壘戰兵多方擾之相持既久京軍耳目既熟心志自定是練膽之術也候其隣歸方以車兵戰兵互相爲用或邀其前或綴其後或衝

許諸人首告於本犯名下追銀二兩充賞其有親隱者一體治罪此不惟在逃者有招集之機而見操者亦不敢萌棄伍之念矣。命下本部備行總協巡視查照條例事理跟隨軍伴總督不得過二十四名書算二名副將不得過二十名參遊不得過十八名號頭不得過十名以上各書算一名中軍千總不得過五名把總不得過四名此外務要嚴加查訪但有仍踵前弊者卽便指實參奏請首拿問照例五名降一級六名以上降二級十名以上降三級二十名以上者罷職發邊衛充軍賣放包納者悉准前例其各

因時變通舊日之條既不敢廢而告補軍役與擒牌
簪役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及照巡軍之法不嚴則補
軍之令徒設臣等查得大明律例開載輪操官軍巡
在京城內外潛住者初犯打七十再犯打一百送操
事例發落官旗無力納鈔者就在原衙門決打若
逃回原籍原衛者以越閑論其再逃三次者不分革
前革後各免決打納鈔京衛調外衛外衛調邊衛俱
帶俸食糧差操欽此但條例所載止嚴官軍在逃之
刑未嘗示以自新之路本部諭節年在逃員役限一
月以裏自首歸營免其責罰一月之外仍不出首者

其左右彼若列營出戰我又連結車營收人戰兵又與相持何者彼漸入利在速戰不利持久也

京皆練
兵事宣

國家建都於燕西北以宣大爲蔽東北以薊州爲藩彼宜大邊垣旣已底繕而薊州一路顧有遺謀雖稱峻嶺絕攀巒石拒口然地形延袤通胡之孔道尚衆自今作之西接宣府東連山海爲邊千二百里誠使幹濟之臣戮力經營令睥睨繼屬亭障星聯患可少止戍卒所備者多故力孤力孤敵勢弱今河徵募新軍填實空缺以今邊千二百里爲準每百里爲一軍每軍五千人析爲十二區每區置一將領之寬則練

八編卷一百一十五
習急則拒守分番乘隙養其精銳

兵法

總論

正統間發內帑濟邊正德間王文恪議

國家邊費

最大歲用銀四五十萬益欲以省之也至嘉靖間則

折變於荒歉之歲而饋給於邊用之窘

世宗乃欲

責成計部全輸舊徵後虜侵軼厚贍廣募三鎮歲餉日增此時猶爲促辦計也今乃爲額蓋天下之力困於九邊尤困於此三鎮矣

西北兵食詳見戶曹邊餉

漢南北軍調自郡國一歲一更以秋日都試今中都河南山東班操軍是已往往苦於力作始暫借役隸官後浸淫至巨室雜供役手資謀大繁奚以堪此本

所謂兩限赴操者將使荷殳角弓而顧以畚鍤爲
哉漢卒直戍邊者各爲更律今延綏寧夏人衛軍是
已此非令甲也往時內地被虜以薊兵未練假以張
犄角之勢乃于役靡邊及期莫代連行回遼奔命爲
疲此一時權宜也胡久而不復哉在遼左有抽添顧
其地歲大侵淫惟鋒刃耗者過半而欲括其餘夫旁
及客戶彼所稱羨卒者修閭氏尚與之國粥矣而忍
爲此乎在廣有招集者曰勇敢曰伉健之類無賴子
未知尺籍伍符賄通兵尉竄入幕府所在騷然此以
禦寇也而反爲寇乎入衛者近已議省或三而省一

或二而省一，稍稍紓已。但延綏遠走朔方，彫篋既甚。
寧夏屯牧河曲，因憲未甦，且牽馬遠涉，行者踣於道。
至者羸於野而復責之使償，吾見人馬俱斃，主客胥
窮矣。今薊鎮已宿重兵，而延寧爲西陲重地，晚有緩
急，胡以應之？愚以爲盡免焉可也。

兵政附
孫逸論

古陣法圖籍，皆錄舊記所傳。風后握奇圖云：初受之
於玄女，佐黃帝破蚩尤於涿鹿。其文本三百六十字，
鑄名而已。其後太公又增填之。漢武帝令丞相公孫
弘敷演其義，授霍光常習八陣於長樂館，而輔少主。
以令天下，史稱諸葛亮推演八陣圖，得其新意。今漢

州之南北崖沙中累石爲八陣形勢凡八行行相去二丈桓溫伐蜀路繇之僚佐觀之無能知者視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晉馬隆征西羌依八陣法且戰且行誅斬萬計遂復涼州以此論之公孫弘旣已討論諸葛亮又能推演桓溫知其率然其後馬隆依以破敵則八陣之用無廢矣唐李筌所載八陣圖配四正四奇之位子八卦其形天圓地方風銳其首雲左右向而垂飛龍盤屈虎張兩翼蛇宛轉鳥翔爲突擊之勢一定而不變及觀握奇經義則筌盡出臆度殊乖本文經曰天地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天地後軸爲飛龍

雲之曰變之則爲龍虎蛇鳥之名所謂奇亦爲正正
亦爲奇出則就敵歸則復列正合此義也其圖已亡
今載其經以俟識者宗陣法之始也

古漢
法敍

黃帝所傳風后握奇陣圖



右握奇經雖其圖不傳久矣今採其說列而爲圖恐未必與古合更俟識者參訂之

金鼓旌旗數

角音二 初警衆 未收衆

革音五 一特名 二結陣 三鬪 四赴 五急鬪

金音五 一緩 二止 三退 四背 五急背

麾色五 一黑 二黃 三百 四赤 五青

旗法八 一天黑 二地黃 三風赤 四青雲

五天前上黑下赤 六天後上黑下白

七地前上黑下青 八地後上黃下赤

二革二金爲天三革三金爲地二革三金爲風三革
二金爲雲四革三金爲龍三革四金爲虎四革五金
爲鳥五革四金爲蛇此八陣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革之間加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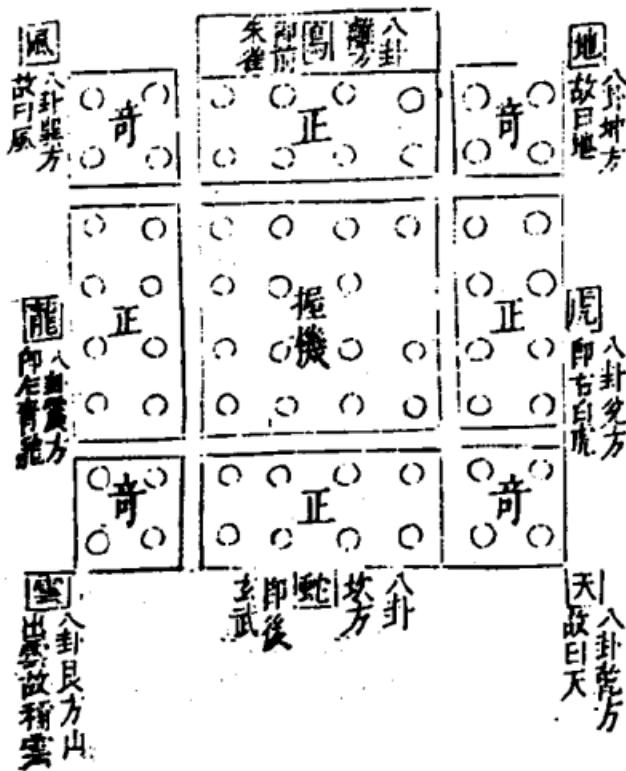
角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雲在龍爲兼鳥在虎

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西
加四角音者全師進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鼙音
不止者師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天
圓不動前爲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風象天居兩端

其次風其次雲在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地爲靜
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

間兩地爲北是也地爲動天爲從天陣變爲地陣或卽張形布勢破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爲動也雲象龍縱布兩天兩天次之縱布四地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前衝居其左雲居端人多傳韓信注釋者與此微有差異而有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亦鑄涼於其中公孫玄解續說之謂之上語其於部隊或三或五或三十或五十陣圖如此變通由人其八陣用方圓陣法以寡禦衆面面相向背背相承騎出其間出騎突擊馬隆以三千步卒敗羌萬騎用此術也

握機奇正圖



此八陣方位四方龍虎鳥蛇當震兌坎離之位爲正兵四隅天地風雲當乾坤艮巽之位爲奇兵其餘奇零之兵大將居中所握猶弩之有機故曰握機易範曰以內制外必重輕之勢足以相權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寧使之有餘不可使之不足也先出後躡樓盛擊虛潛見出入惟變所適故無一定之數昔人有泥八陣之名因謂八人爲伍八伍爲隊八隊爲部八部爲將八將爲軍每圖皆虛其中遂使大將居中而無所握是尚得爲兵制也哉不知陣名雖八陣數實九惟中之所握倍于外四正四正之兵倍于四隅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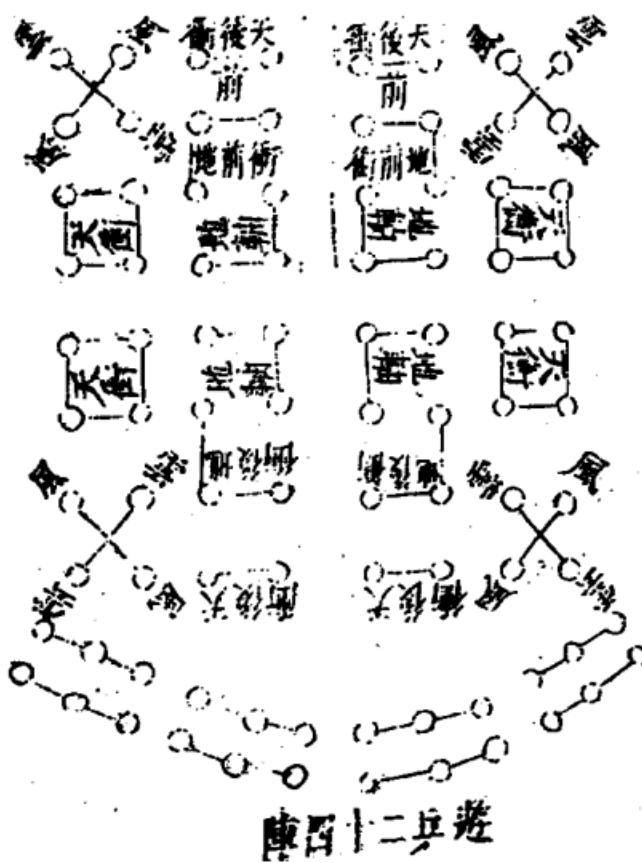
爲居重馭輕之勢也此圖名握機後圖名握竒而曉之隊伍稍異茲兩存之以備攷

握機

天有衡地有軸前後左右衝風雲之列四隅八陣之定位也却月環衛於後所以應八陣而爲之羽翼也天覆出於南地載出於北雲垂變於東風揚鬱於西南之變爲龍飛西北之變爲龍翼蛇蟠於西南鳥翔於東北部月則隨方分陣應之不滯乃間隊分兵聯絡互發其中之八陣却月固自若也武侯旣徃世鮮有洞其趣者雖師律提綱具載圖設而遺却月夫道却月則無遊兵何以爲聲援而取勝乎

入人
綱
圖

八陣圖



握奇經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衡地有軸前後爲風左右爲雲風輔於天雲輔於地衡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重列各三隊前後之軸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有八陣陣訖遊軍從右躡其敵或警左或警右聽音望塵以出四奇天地前衡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而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後軸爲龍飛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而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高氏子畧曰風后

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
測蓋潛乎伏羲之畫所謂夷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
爲八卦之象明矣蓋註奇讀如奇偶之奇則无可與
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
乎此唐裴緝之論又以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
若此則所謂八陣者八卦之統爾然觀太公武韜且
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同由於握奇而又有
人陣焉此又由於天地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
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然氣以作
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

陣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圖成鱗組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昧昧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腹之圖全本於握機測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

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

武經總要凡百人曰隊二隊曰官二官曰

曲二曲曰部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

入

之象生於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生八卦故
將右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兩儀之象也左前十六隊

左後十六隊右前十六隊右後十六隊四象之四象

也南八隊北八隊東八隊西八隊南東八隊東北八

隊西南入隊西北

入隊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象也

合圖遊兵環伏

於後二層却月其義未顯催變圖分爲兩哨左列十二陣右列十二陣宛然天道之周旋然則十四陣者對待之陰陽也二十四陣者流行之陰陽也易有交易變易之義而八陣有分合變合之精所以

五人爲伍十五爲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於

生成之數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

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八陣爲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

人每隊以五十人乘之

八陣爲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

爲小成可變陣也

每陣四百四十人乘之其却月差

兵不載焉卽一變而爲天覆地龍

二陣回營已畢、又二變而爲風揚雲垂二陣、回營已畢、又三變而爲龍飛虎翼二陣、回營已畢、又四變而爲鳥翔蛇蟠八部爲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

爲中成八陣齊可變也

每小戍三千五百二十人加道兵一千三百二十八人以

全隊出攻全隊番宋南一部變天覆一陳北一部變地載陣東一部變雲垂陣西一部變風提陣東南部變龍飛陣西北一部變虎翼陣東北一部變鳥翔陣西南一部變蛇蟠陣遊兵却月於外有變仍分兩哨一守一攻○其號令約束前後左右大小將士各司其局特入門中軍專設守警備命逃由中將以制治焉兵所以謂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者豈兵家策應而有常形哉如八面有警則八面正兵爲正遊兵爲奇如四面正向有警則出四面正兵夾擊豈非奇乎如四警有警則出四正兵夾擊豈非以謂正亦以爲奇乎是以活物隨形應變以勢非知道者其能然哉終於六十四卦也

八將爲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而爲大

成故韓信曰多多益善

每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加遊兵一萬五百六十人

其有三十萬九千七百六十人以前隊出夾前隊留
余南一將變入陣東西四隅各變入陣遊兵一依中
成分列隨機應變號令約束前後左右大將士各司
其局特八門中軍專設守營、權命悉由大將以裁成
焉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作兩

層駐劄而爲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
爲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爲大將其
制陣以爲千人可布六華陣每面用六十步

六華陣起於李

壕外六軍一日前鋒一日後軍一日左虞候一日右
虞候一日左廂軍一日右廂軍環而固之築六出華
中軍爲奇外六軍爲正內分三道其間落鋒連曲折
相對與八陣者同但八陣者方陣也六華陣者圓陣
初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布八陣外面用一百二

十步以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

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二

百步此言一面間方所用地步其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

隊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隊相離一百七十二步此言四方相離步數內餘步數加中軍而爲閏也

小成小將居之中成中將居之

大成大將居之是謂握奇之說也或本握機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

雲各二隊定作一號以後地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

各二隊定作二號以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左右後

天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四隊左右後天衝

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

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各二隊左右前衝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書於本隊旗上布列下營不得錯亂聞中軍舉號每陣皆間隊一二正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收作八陣爲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隊又間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八陣爲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三陣又開隊每陣出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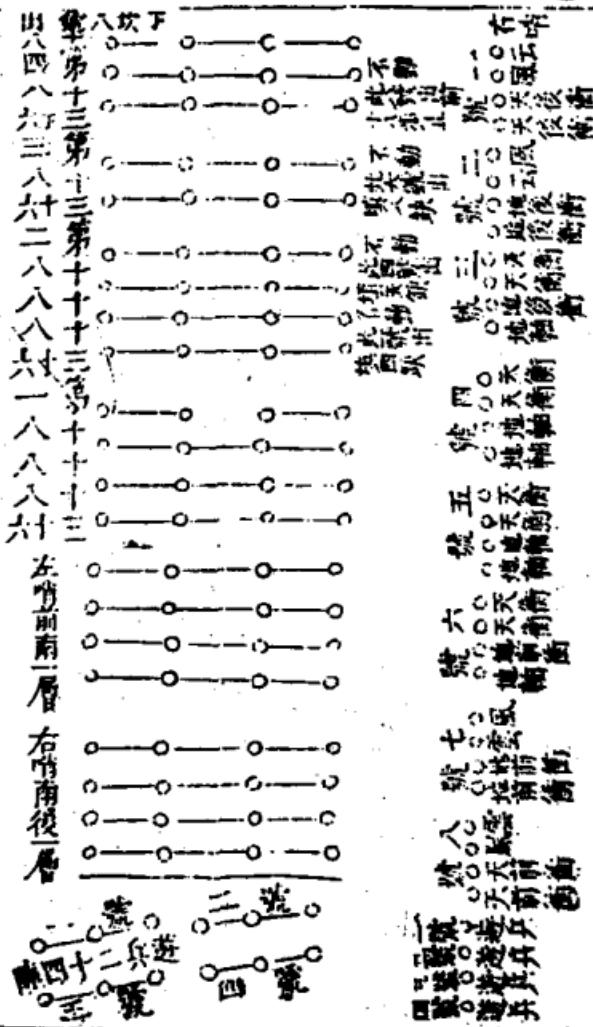
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
八陣爲第四陣次視中軍舉起火點坡每陣又間隊
一三五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
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衝十六隊居兩端
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
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
之規也直衝南前一面之法如遇左右後有警亦依前例定號以次疊衝則不雜亂而行陣始整矣

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三陣定作
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層進止開闊間隊與八陣皆
同惟下營之際掣環於後而伏之取勝衝擊全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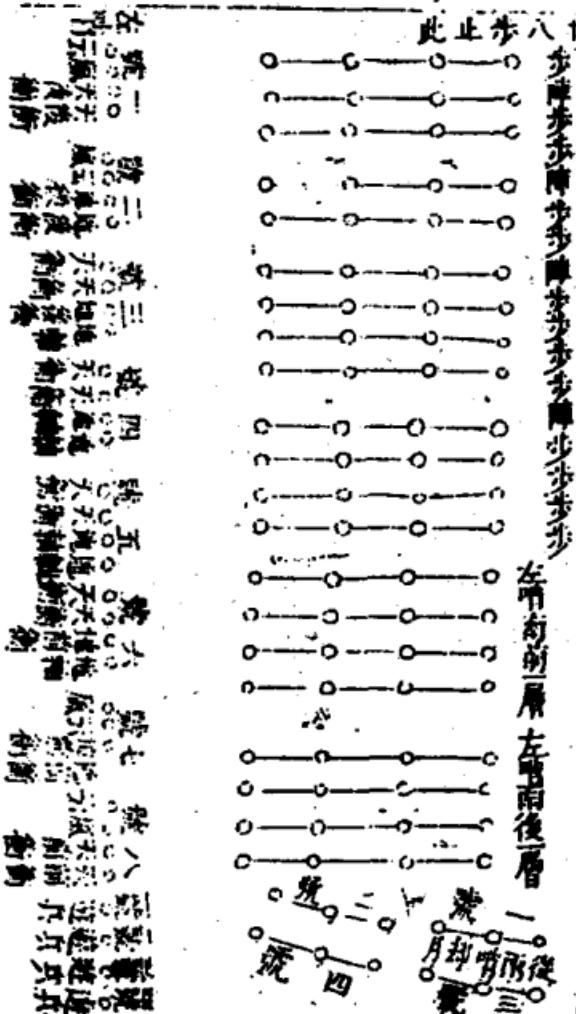
遊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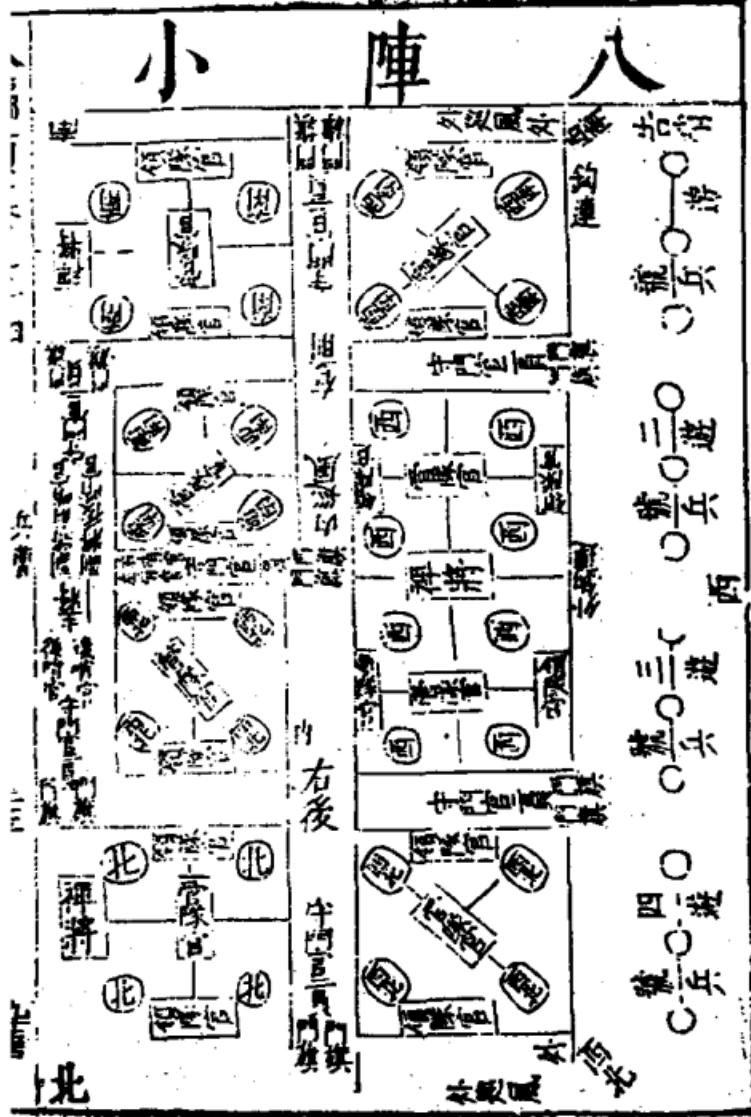
下營之時半二陣爲一層兵爲二層以後遇用若分變各陣聽天鷺聲卽射分列兩哨左哨十二陣加變天覆陣一流卽月二流擊伏地載陣內流卽月三流擊伏餘陣詳具分撥兩哨項下亦量隊內兵士衆寡全隊間隊分變守攻惟勁練勇悍者可充選鋒其實乃奇兵也

四衝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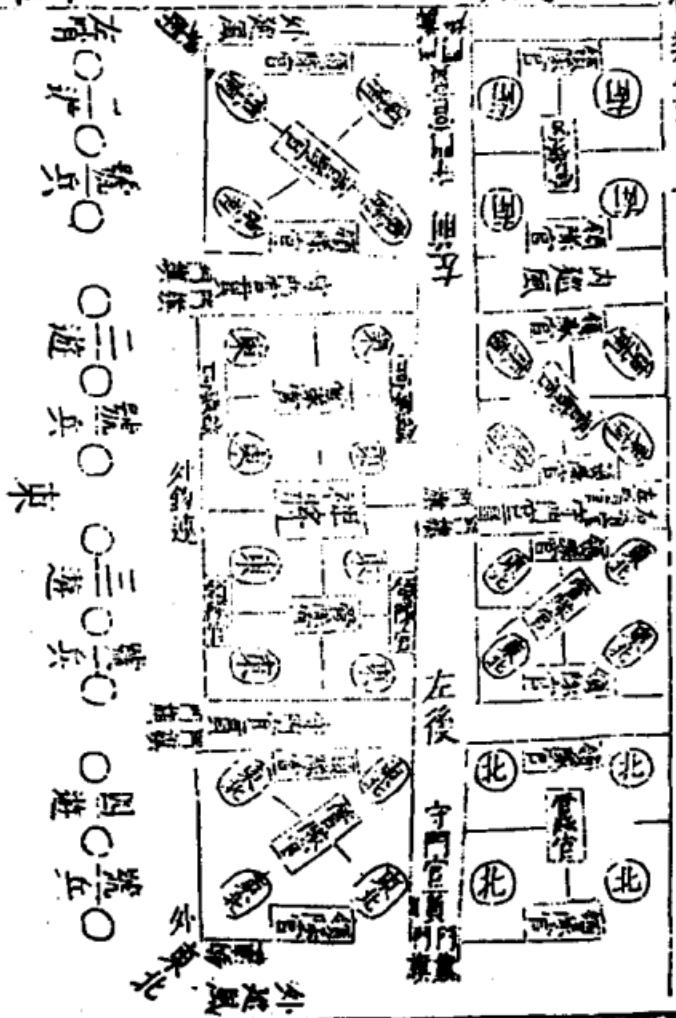
之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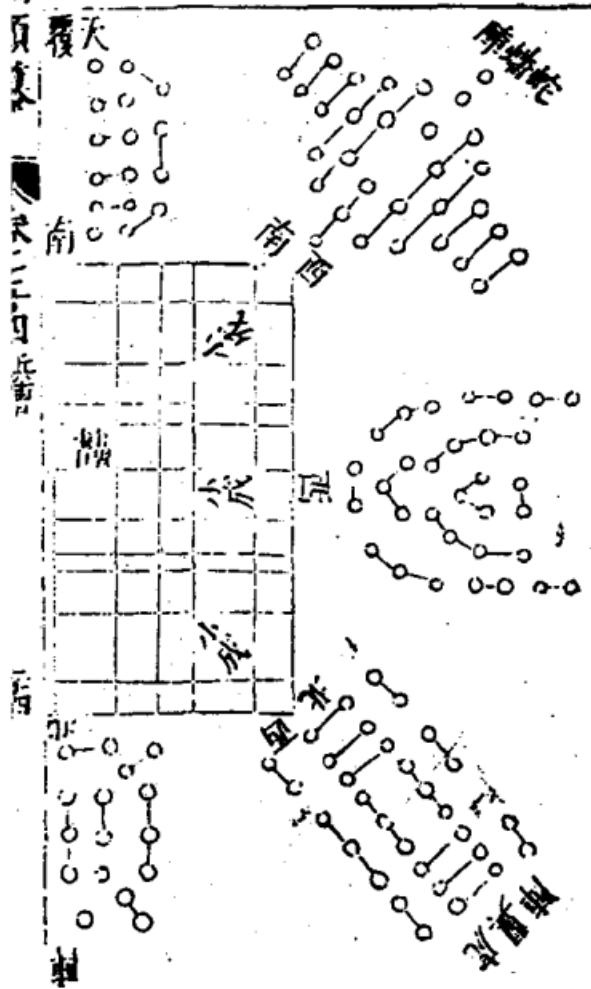


之成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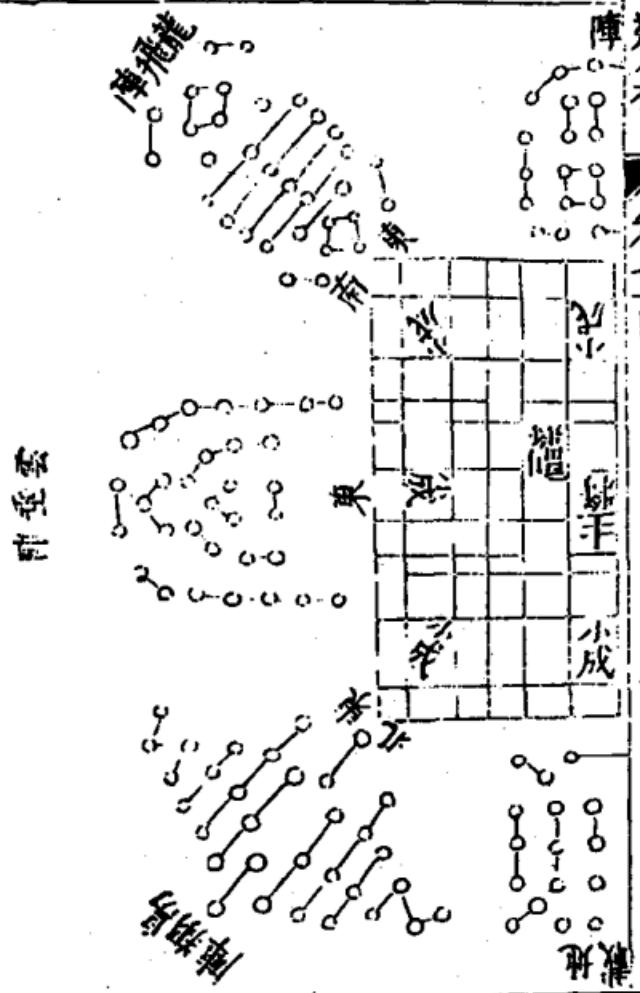


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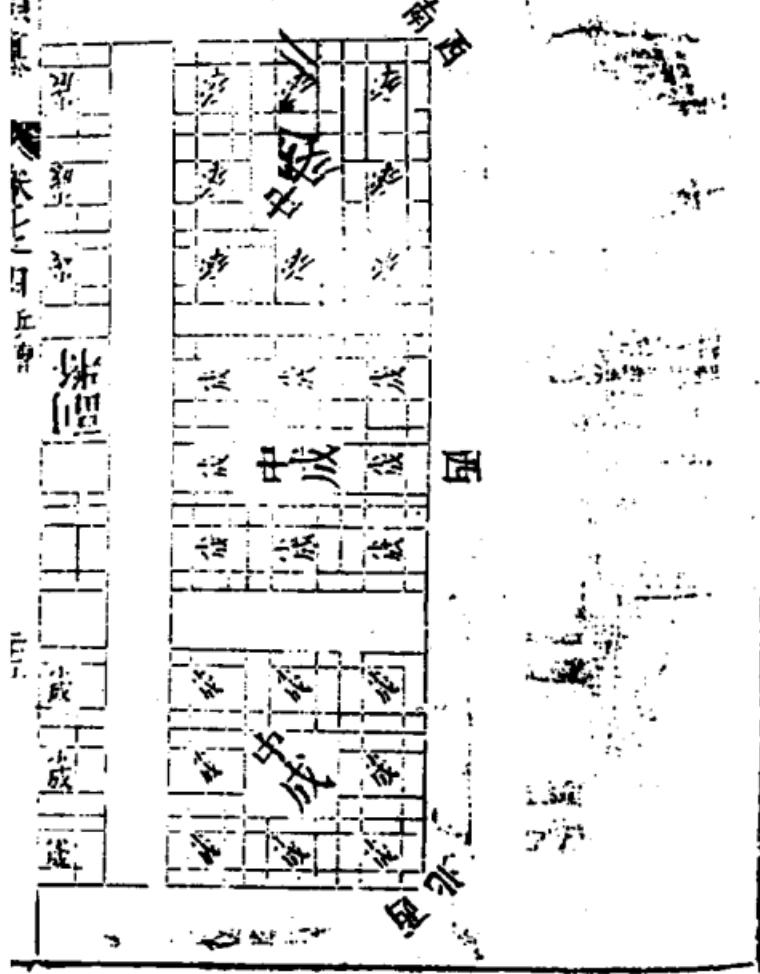
雷揚風

成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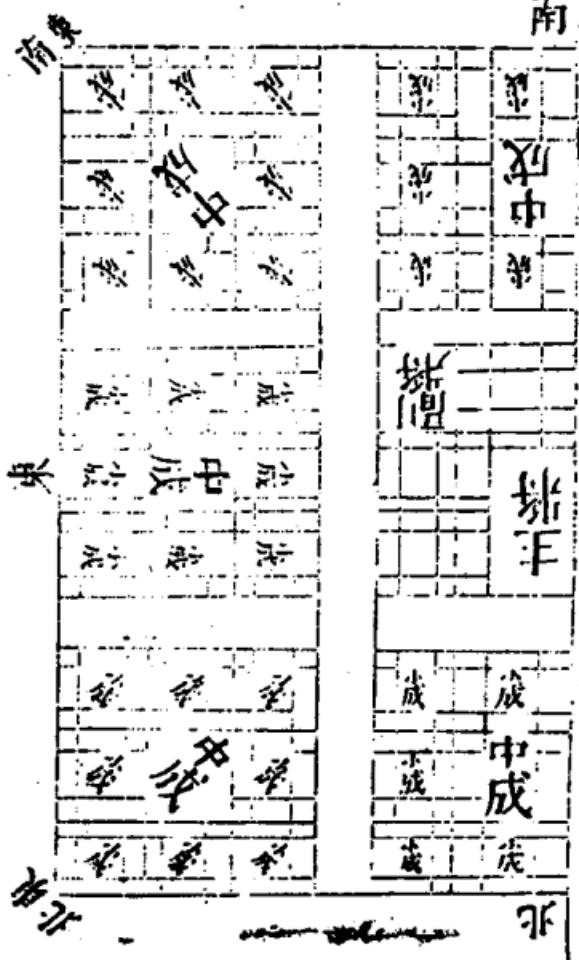


柳氏

大陣八



成之圖



分 陣 八

三

出
啟

洪
七

卷前

卷之三

卷之三

廣雅

九

天一島
天一島
天一島
天一島

風流子客舍中作
王安石

地五絕
一風絕
風八龍二風三震四
地四絕二風三震三
一火絕
風九龍二風三震

地子記九烈蛇
火蛇
火蛇
火蛇

地古易工天

天六爻 天八爻七
火雷 天德
丙寅五虎三風七虎士
丙子九天子易六
天帝 天德

天王山五谷
大風龍南風
六至七四天三忙七
八風
風

卷之三
不五年而四歲元
風雷雨
庚子
風生庚子夏至六
月
庚子十二不祥
一
空氣載氣風為雨

卷之二
四
三
二
一

圖 總 摆

天九經
地十二經

地圖

文獻
地圖

卷之三

卷之九

卷之三

古文真賞

卷之三

卷一百一十五

卷之九

出 路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賦子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三

十一

1

七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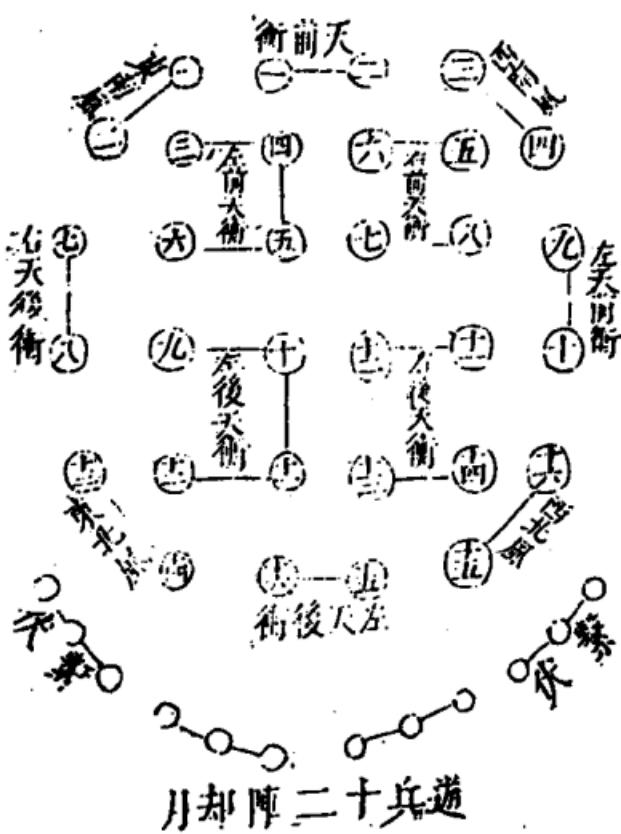
卷之三

卷之三

總圖如陰陽之互藏其宅八陣分變實清濁之異其
施故天雲龍鳥四陣屬陽清而垣居東南地風虎蛇
四陣屬陰濁而垣居西北遊兵亦各以類相從進退
開闢一陰一陽不啻春秋之有分節啟閉之有顯藏
然元氣未嘗不周流統貫於其中是故大將者馭衆
行師之元氣也智慮少滯則兵形無所不攝運動失
度外邪得以乘隙而入三軍之司命無寄寓矣可不慎歟

內外之分爲一變

陣 覆 天



陣載地

又左右之分爲第三變曰風揚陣曰雲垂陣。前後之分爲第四變曰龍飛陣曰虎翼陣。四隅之外爲陣內變曰鳥翔陣蛇蟠陣。但不必畫圖載此以見其例耳。



右人陣敵法急則直衝緩則從門排擊乃一面應敵之例桓溫所謂擊首則尾應是也若夫擊尾則擦在首各隊如例編號更相疊攻所謂擊尾則首應是也至於擊腹而擦首尾各隊如例編號左右合圍三面掩擊所謂擊中則首尾皆應是也所以兵貴神速變貴風生是以謂之率然者速然也欲其應之速然而有氣也故應速而不亂接敵而不敗至若設伏陳險圍合追龍夾攻衝擊引翼遊兵乃因形制利隨勢審機故應兵爲正則夾擊圍伏爲奇夾擊圍伏爲正則應兵爲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固非廢陣以失律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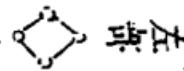
無泥陣以滯形爲將者誠能習演精明應變開闢方
發通貫可以行師矣

常山蛇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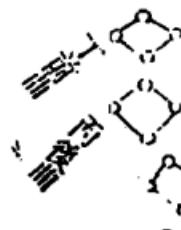
揚以挑戰



馬步左



步兵右



將軍

戊己

中軍將軍金鼓及左右牙官步

以精騎為鋒

右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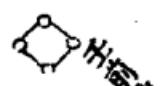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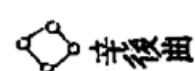


後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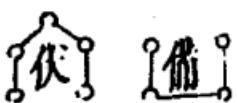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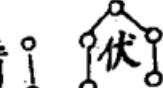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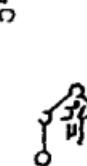
己巳



庚辛後曲



左都



常山蛇陣又圖



右以常山陣步卒五部凡四千人居中前後左右等軍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其揚奇備伏皆馬騎分而爲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以應權也六鼓舉龍旗則爲常山矣

古今以來臨戎對敵每作四面陣周回受敵以爲必勝讐若選鋒而擊之其陣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或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之破一處卽敗敗不全大將避濱歸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畫成定製各立陣名部曲分屬各明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旣就諸

戰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然以中
軍爲中黃陣次有若前衝衝衝左突右擊白雲青蛇
大赤大黑推兎決勝先鋒破敵以二除中黃之外餘

十二陣以應十二辰

李靖
陣法

太黑子 大赤午 破敵丑 左突寅 青蛇卯
權兎辰 蓬衝巳 先鋒未 左擊申 白雲酉
決勝戌 後衝亥

右圖書編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七十四

共傳

三